翠袖乾坤

鑽石山小孩不笨

伍淑賢

上周六跟一群常當義工的朋友，去了鑽石山某小學講職業講座。沒錯，是為小五學生介紹各行各業。那位小學校長我們認識，是個有心人，由於學生的家境都不算好，她希望學生可以接觸多點資訊。剛巧朋友中有些事業有成的退休人士，很熱心幫忙，我也跟去做「阿四」。

講座由二時開始，分四個教室進行，當天講者有社工、金融界、資訊科技界人士，和中醫。我進了社工那班。

我從未在課室教過小孩，很想知道怎樣把「社會工作」這觀念，向小朋友講得清楚有趣。我的社工朋友沒令我失望。

首先她是有備而來，帶了個power point簡介，有淺白文字和好多有趣的「公仔」；另外她全程都問問題去引導小朋友說話，背後的主題由淺入深，比如由「誰家裡有人當社工？」和「當社工可以幫人」開始，慢慢講到要幫的是哪些人，用甚麼方法去幫，再講如果要做到社工，要讀甚麼書和受甚麼培訓，甚至出示自己的社工註冊卡。小朋友很吵，七嘴八舌，但很踴躍舉手答問題。

至於課堂管理，朋友也有一招，就是帶了一大袋小包裝百力滋，每包有十條左右，只要答問題就有一包。起初是朋友自己派，後來後排有三個男生為了一包百力滋發生爭執，朋友就把最像要生事的一個叫出來，請他當助手，做「歡樂先生」派百力滋。起初他高聲說不願意，但也沒回去的意思，然後還是幹了起來。朋友因為怕不夠，就叫「歡樂先生」拆開包裝，每位答問題的同學只給一條，但同學一樣熱烈舉手。

這位「歡樂先生」，其實是個很聰明的孩子。何以見得？他起初是拆了包裝錫箔，一支一支親自遞給同學，後來覺得太慢，便只打開錫箔，讓同學自己去拿，已快了一點。後來實在太多同學要「服務」了，他想了個更快的方法，就是把百力滋插在四個指縫之間，一次過供應給十位八位同學，效率大增！原來，有大人的信任，小孩可以發揮得很好。

男女有別

海闊天空

蘇狄嘉

研究顯示男孩和女孩一般有學習的差異。男孩傾向於使用演繹或「自上而下」的推理，由原則去到具體，一般比女孩快。女孩們的推理能力則從具體到抽象的速度比男生快，而且能夠對一個概念提供例子。

在語言上，女孩傾向於使用日常用語。男生則喜歡編碼語言和字謎。你對男孩說「把493放進T56內」比「請把垃圾扔掉」更容易抓住他們的注意力，並可令他們興奮無比。

女孩比男孩更能勝任為聆聽者。在交談中男孩可能提出更多的問題，同時需要明確的證據支持言論，所以往往易被誤解為喜歡抗命或毫不專注。

男孩比女孩往往需要更多的個人空間。當孩子們在一張學習活動桌子工作時，男生會佔用更多的空間，女生此時會感覺他們不禮貌、粗魯或失控。

在團隊內，男生往往以任務為本，人為次。他們只是想知道三件事情：誰是領導？規則如何？是否要遵從規則？而女生則專注團隊中的人際關係。

閱讀故事時，男孩容易受文字、符號、圖表和圖形吸引。他們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形象方面，而女生則對故事中的人物較有興趣。

男孩容易滑入於無聊的狀態，因為他們比女孩需要更多的動能去刺激大腦運作功能。因此，在校園和家中經常出現男孩是出於無聊和有需要大腦刺激而去打架的事故。

全男生的群體中，其結構往往是各有崗位的，比如足球隊。女孩們則傾向於以鬆散的組織行事，比如購物團。

男孩和女孩的學習是不同的。孩子是需要開明的成年人創造環境和結構，用以涵蓋他們各樣的學習風格和需要的。

琴台客聚

黃仲鳴

有誰識熊式一？

有位姓鄭名卓的人，與孫中山是同鄉。年輕時，跟隨孫中山東南西北，海內海外，宣傳革命。當孫中山要和宋慶齡結婚時，寫了一封坦白而懇切的信給元配盧夫人，要她同意離婚。

這封信，由孫科面交。孫科不敢違父命，又怕開罪母親，沒法子，唯有拉了德叔，即鄭卓也，一起回鄉，場面若「失控」，方便解圍也。其實，鄭卓心中也害怕，但「責無旁貸」，只好硬着頭皮，把孫中山的離婚信呈上。誰知夫人早已得了風聲，看了信後，一點火也沒有，只說：「阿卓你來的正好，我正要問問你，據說這位宋慶齡小姐，你一定見過多次吧？長得很美嗎？」

鄭卓說：「是個在外國讀洋書的人，相貌長得並不好看。」這自然是昧着良心之言，但為了孫同鄉，只好瞎說，以解夫人的疑妒。果然，夫人聽了，氣更平了，只說：「人家又識英文，我們又不識英文；人家又識跳舞，我們又不識跳舞，我們還是讓讓人家吧。」還說，她是「為了國家而犧牲自己」。

這段逸事，見於熊式一所著的《八十回憶》（北京：海豚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十月）。是熊式一於一九八二年，在澳門與一百〇二歲的鄭卓閒聊時聊出來的。鄭卓自謂平生不打誑語，這事一直耿耿於懷，纏繞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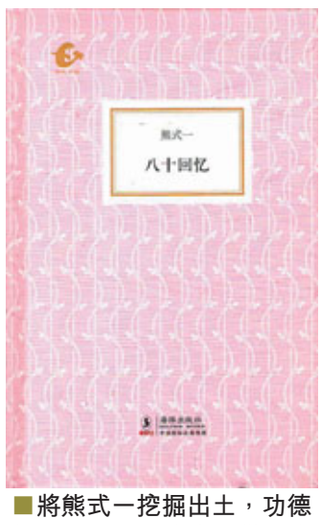
初識「熊式一」這個名字，緣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之時，在書店買了他一部書：《天橋》（香港：高原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當年，高原出版社除了印行老闆徐速的書外，還為黃思聘、黃崖、方紀谷（思果）等出書。我時為「文藝少年」，最愛「高原出品」。這部《天橋》亦曾啃讀，印象殊淺，只知熊式一是個「洋派作家」，這書本來是以英文寫成的，再由他自己翻譯成中文；與林語堂一樣，都是以英文寫作寫得頂呱呱的人物。

《八十回憶》所收回憶，只有四篇：〈代溝與人瑞〉、〈初習英文〉、〈出國鍍金去，寫《王寶川》〉、〈談談蕭伯納〉，這原是八十年代，劉以鬯主編《香港文學》時，盛情邀他寫的。此外，還收錄了《《天橋》中文版序〉、《《大學教授》中文版序跋〉、《《難母難女》前言〉。編選者為現代文學史家陳子善。

熊式一在英美先享大名，晚年才來到香港定居。一九三一年，他在國內南北各大專院校已擔任了九年教師，以文言翻譯了《佛蘭克林自傳》，以白話翻譯了哈代、蕭伯納等人的著作，但按照中華民國教育部的規格，沒有飲過洋水，沒有博士銜頭，決不能升任所謂正教授。那時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源，慕名要請他出任武大正教授。但一知他沒有學位時，即「淒然搖頭道歉」。這一「道歉」，使到熊式一痛下決心：出洋去！終於，以英文寫作在歐美成就了一番事業。陳寅恪有詩讚他的《天橋》云：

海外林熊各擅場，盧前王后費評量。
北都舊俗非吾識，愛聽天橋話故鄉。

但於今學界，只知林語堂，有誰識熊式一？正是：文學史每每有偏見也。



■將熊式一挖掘出土，功德無量。　作者提供圖片

家廊

阿琪

開寶馬的女人

我有兩個女友開寶馬。一個是自己幹得很好，與人合夥的公司紅紅火火地，分部都延伸到了香港。還有一個是嫁得很好，前不久還告訴我說，她已經榮升為將軍夫人了。當然，她早在成為將軍夫人之前，就已經開上了寶馬。

但是，很奇怪，我自己開着一輛叮噹響的小賽歐，卻一點也不嫉妒她們開上了寶馬。我也仔細檢討過自己，是不是在裝。也許我表面上不嫉妒，骨子裡還是在意的。但我兜底翻了個遍，細細琢磨，我還是判斷自己並不嫉妒。換句話說，我也許嫉妒寶馬靚車，卻並不嫉妒開寶馬的人。

■還記得騎單車的單純與快樂嗎？　網上圖片

平時行進在馬路上，開車很「面」的我，經常被豪華跑車超過。在陽光大道上，一輛大紅或者大黃的跑車，越過我的破車，飛馳而過，很快在路的盡頭，激光一般流逝。那是美麗的風景。此時，我可憐我的小賽歐。就好像我牽了一條可憐兮兮的吉吉小破狗，遇上鄰家小妹牽着毛色光亮的高頭大狗，我只有趕緊讓出道來的份。當然，我是不養狗的。

我不嫉妒開寶馬的女友，因為她們是我的好朋友，是閨蜜。朋友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我從裡到外，都是高興的。因為，身邊的人一個個都過上了好日子，那麼，我也能沾點洋洋喜氣吧。換句話說，難道我的朋友一個個屋漏偏逢連夜雨，我才高興嗎。呵呵，那下一個淋雨被狂風刮走屋頂的，一定就是我了。

而她們之所以能開上寶馬，一個女友是命好，富貴型的。當初結婚的時候，老公也就是一個說話楞楞的青豆子。可是，他們家風水好，老公官越做越大，好風好水擋都擋不住似的。但是，在老公發達之前呢，她也不就是一輛叮噹響的自行車風裡來，雨裡去的，也不曾抱怨甚麼。

還有一個女友是非常努力上進的拚命型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大學畢業，20出頭，就拎着一個小包包，為了拿到一張訂單到處奔波，陪笑臉。這樣的苦和累我沒有付出過，也沒有承受過。就好像她們十幾年前種了一棵桃樹，現在她們在流汗受累之後，終於吃上了鮮美的桃子。我有什麼資格可以嫉妒她們的呢？天上是掉不下餡餅的。

但是，引我寫這篇文章的原由是，不知道為甚麼，開寶馬的女人，並不比我這個開小賽歐的女人更開心更從容地享受生命裡的陽光雨露。承蒙她們不嫌棄，從社會階層來講，她們早已經比我高出好多個台階。就像寶馬和賽歐之間的距離，好遙遠。但是，我們依舊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窮，卻仍要達觀向上，像向日葵那樣。　網上圖片

我仔細想過，就像大戶人家總有幾個窮親戚，有窮親戚的存在，她們的富貴才顯得那麼的真實而具體。就像《紅樓夢》裡的賈母和劉姥姥的關係。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好比是她們的起點，是溫暖恆定的故鄉情結。雖然回不去了，可是，那成長的點點滴滴，故鄉是最好的見證人。

也因此，她們從來不在我面前迴避她們的煩惱。她們的壞心情並不比我少。我要對付的只是自己的一日三餐，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而她們要承擔的一定比這個多很多。就好像登山登到更高峰的人，風景也許獨好，可是，風力也一定更狂暴。

我以為富貴的那個女朋友，每天為上班路上的堵車怒氣衝天，也在為剪不斷理還亂的辦公室政治糾結不寧。而她的將軍老公，她一個星期也見不到幾次面，不是出差就是加班，親親熱熱在一塊吃早餐的日子已經很久沒有過了。所以，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與她過不去似的，讓她覺得事事不順心。

她在述說的時候，還在氣急敗壞的樣子。我就很奇怪。我說，你開寶馬的人，怎麼就不能多一點開寶馬的女人應該有的雍容華貴的氣度呢。俗話說，有鞋穿的人，要體諒沒有鞋穿的人。沒有鞋穿的人，要體諒沒有腳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開寶馬的人，也不要和開不上寶馬的人慪氣。有錢的人很多，可是，有多少人是有貴氣的呢？富容易得到，可是，貴不容易修到。

呵呵，我那個穿一身名牌的女朋友，坐在我的對面眨巴着美麗的大眼睛，直發愣。那天，我突然想到，我在和她修的是同一門功課的兩個方面。我正在修的是，窮，卻仍然要達觀向上，像向日葵那樣，陽光而不抑鬱，不消沉。她要修的呢，富，卻要比窘境時更寬容，更包容。有容乃大。她什麼都有了，卻缺了一點氣度。

而我另一個靠自己努力成功的女朋友，我每次見她都必須自己小心調整好心態。因為，她一定會批評我，怎麼不好好地收拾自己。在她的眼裡，我的衣服永遠不夠光鮮，髮型永遠不夠有型，面貌永遠不夠朝氣。我已經咬緊牙關努力上進做一棵向日葵了，她卻認定我只是一朵可憐兮兮的苦菜花。她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所以，她一直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改變現狀。

道理也許是對的。可是，她不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或好或不好的境遇。喝咖啡的人，為什麼一定要求喜歡喝豆漿的人改變心意也去喝咖啡呢。他不喝咖啡也許是他不喜歡咖啡，也許是他喝不起咖啡。我想，我這個女朋友樣樣都好，就是缺少了一點平常心。

呵呵，在她批評我的時候，我經常想到那個明朝皇帝。當一方百姓災荒歉收吃不飽肚子的時候，他看着呈上來的折子，很奇怪地問身邊的大臣，為什麼他們不喝糜粥？糜粥也就是肉粥的意思。順風順水的人啊，也許永遠也不會懂得身處逆境的人們的無奈。

我的女朋友當然也不知道，她身上穿的私家裁縫精工細做的外套的價錢，也許是我一本書的版稅，甚至都不夠。而一本書我要寫一年到二年。我在數自己寫作的文字量的時候，也一定在數自己米缸裡的米粒還剩多少，夠不夠我吃到開春的。呵呵。她哪裡懂呢。

杜亦有道

阿杜

咖喱榜

文友在他報專欄提及「蘇施黃也常專程光顧」之澳門咖喱名店「咖喱文」，阿杜這資深「為食貓」早年常幫襯之地也，但澳門名咖喱店有幾家，自號「咖喱文」的也有兩三家，所以在此略談一二。

一般老澳門稱「咖喱文」者有兩家，一是位於新馬路福隆新街口轉左橫巷第一檔之「咖喱文」，常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三時至六時開檔，此處之葡式咖喱美味而微辣，其咖喱牛腩通粉是港澳一絕，只惜常常不開檔，向隅者多；另一家「咖喱文」正舖在白鴿巢庇利喇街斜坡三號，同樣美味貨色也同樣是周末時不開。

此外澳門有間長年營業之咖喱美味店，為「三盞燈」迴環路之「咖喱妹」，此店咖喱特辣，十分夠癮，在下當年常把這三家咖喱店稱為「馬交御三家」，和香港之咖喱御三家有得比。

阿杜在港多年口追鼻嗅尋咖喱所得之心水，一數重慶大廈地下及二樓均有之正宗印度咖喱，全為印度人直營，料正味足，其咖喱羊肉配吃印度烘薄餅「唎」餅，實乃人間絕味。咖喱之第二家應數油麻地之巴基斯坦式「阿龍咖喱」，阿龍原先為石岡英軍喺喀兵團之廚師，做慣他們巴基斯坦喺喀人之口味，分有「大辣」、「中辣」和「小辣」式，阿杜有生以來嗜辣，但也只敢嚐「中辣」。而港式咖喱第三家應數灣仔大王東街之「國際咖喱」了，此名店據說是以前灣仔巴式店「星馬印咖喱餐廳」之改營。此三處可稱為香港咖喱之御三家。

其實香港咖喱名店仍有多處，如港島崇光百貨公司地庫之「咖喱角」供應正宗日式咖喱，配日式甜咖喱的是正宗日本新潟米飯，正宗日本風味。此外近銅鑼灣之灣仔街市三樓惠記，供應正宗回教式咖喱已有多年，阿杜常登臨光顧或買外賣回家下飯之用，此賣穆斯林咖喱檔只惜無烘餅供應，否則定然其門若市了。

如此數來真是咖喱處處有美味不勝收，香江是樂土，亦在於此哉。

思旋天地

思旋

分身乏術

初春時分，生機勃勃，春意盎然，正是植樹好季節。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院長馮國培折柬相邀出席三月五日周六舉行該書院綠色校園啟動暨樹木導賞的活動。遺憾的是，思旋已在三月二日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大隊赴北京，準備出席三日的十一屆全國政協四次大會，在京大約逗留兩周。香港國際婦女會慶祝「三八」婦女節亦未能出席了。

其實，在京的應酬活動可真不少哩。全國文聯一如往年，值「兩會」期間邀請與會代表和委員的文化界人士來個聯歡聚會。除此頗具文化藝術氣氛的活動外，還有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茶道茶文化活動。楊孫西任民建聯監委會主席，他和譚耀宗主席聯名邀約，在京舉行民建聯新春聯歡晚宴，廣邀港區與會的「兩會」人士哩。時間是三月六日晚。此夜剛好是曾蔭權行政長官在京舉行酒會。友好相約先赴曾特首酒會再赴民建聯之約。然而，兩會期間相碰的飯局日子和時間相同，賓客難以取捨了。三月四日，胡啟立主席的宋慶齡基金會假北京飯店宴請基金會出席兩會理事，剛好河南省書記省長也在同時間設新春宴會哩。

兩會期間為面面俱圓起見的代表和委員出席飯局，忙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全力以赴開好兩會，包括寫提案，出席大會和小組討論發言等。今年的兩會最關鍵是審議「十二五」規劃。港區代表和委員最關注「十二五」規劃對香港的定位。從大局出發，國民的民生、社會保障、醫療、教育改革和通脹等等亦為全體兩會與會者的聚焦點，事關這正是民意焦點所在。事實上，身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職責所在正是反映民意向國家獻謀、獻策而非當花瓶或應聲蟲。而港區與會者還要為內地與香港融和合作出謀略。

猶記得在深圳資深投資者馬介璋委員就曾為深港前海合作多次呼籲並獻計。而今前海發展大計已見從一張白紙在深圳變為《草案》立法審議了。顯見代表和委員努力卓有成效。馬介璋今年一月一日添孖孫，馬鴻銘伉麗生了一對虎仔可喜可賀呀！

詩幻留形

陳智德

給成年學生的創作課

續談有關文學創作課或寫作班的問題，數周以來，談論的主要是正規教育範圍的課或相關的周邊活動，受眾即針對的學生主要是年輕的中學或大專生，針對青少年的思維、特質以及課程制度的需要，受眾為中學或大專生的創作課無論其性質如何，自有它一貫相近而難以逆轉的餵食教學活動設計模式。這是大勢、社會或市場所需，本無可無不可，然而畢竟並非創作課必然的模式，它其實可以不是這樣，至少，在另一種較少在市場出現的、針對成人受眾的創作課，反而應可有更大的脫離教育市場的彈性。

六十年代末，香港曾有創建學院主辦的詩作坊，由戴天、古蒼梧等主講，引進自由討論的模式。七八十年代，據知當時的「中大校外課程部」也曾開辦受眾為成人的創作課，此外，應該還有其他機構也辦過，以我所知，有長跑詩人之稱的何達就曾當過這類創作課的導師。九十年代中期，香港藝術中心課程部也開辦過詩作坊，曾由王良和先生任教，大概辦了三屆，學員大多都是在職人士，來自不同階層，王良和先生以自由靈活、激發討論的方式施教，許多學員在課程結束後自發組織詩社，繼續自發聚會，以至自資出版詩刊，及後再申請得藝展局的出版資助，維持出版至二千年，可見他們對文學的熱誠和渴求。

這裡主要不是談歷史，否則可以再寫多一點。藝術中心詩作坊後來也由杜家祁教過，至二千年再由我教了一屆，其後值牛棚書院開辦，詩作坊又在牛棚書院由我教過兩屆。以上課程已停辦，不過由公共圖書館主辦的寫作坊仍然每年開辦，記得已由九十年代末維持至現在，關夢南、葉輝都是主要的導師。這樣給成年學生的創作課自然有不同形式氣氛，下次再談。